



Fudan American Review

美国问题研究

2009/1 (总第八期)

- 倪世雄 一种既成熟又复杂的关系——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
- 吴心伯 美国对中国在亚洲影响力上升的反应
- 吴 磊 能源安全与中美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刘学军
- 张光等 美国国会议员涉藏提案探析
- 潘亚玲 美国国家利益观的演进
- 涂怡超 当代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与美国人权外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问题研究(总第8期)/沈丁立主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6

ISBN 978 - 7 - 5012 - 3579 - 7

I. 美… II. 沈… III. 美国—研究 IV. D77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0087 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封面设计	嘉 维
责任出版	刘 喆
责任校对	马莉娜
书 名	美国问题研究 (总第八期)
	Meiguo Wenti Yanjiu
主 编	沈丁立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京晨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 × 1092 毫米 1/16 14½印张
字 数	222 千字
版次印次	2009 年 7 月第一版 2009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3579 - 7
定 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FUDAN AMERICAN REVIEW

美国问题研究

2009/1 (总第八期)

主办单位：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编辑委员会

顾问：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杨成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主任： 倪世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副主任： 吴心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信 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委员： （以汉语拼音字母排序）
蔡佳禾（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丁幸豪（上海美国研究所）
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黄 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
潘振强（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
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徐以骅（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袁 明（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朱明权（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主编：沈丁立

副主编：潘 锐

执行编辑：蔡翠红

通讯地址：上海市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邮政编码：200433

电 话：021-65642590, 021-65642269

传 真：021-65119567

电子信箱：FAR@fudan.edu.cn

目 录

特约文章

一种既成熟又复杂的关系

——纪念中美建交 30 周年 /1

倪世雄

美国对中国在亚洲影响力上升的反应 /30

吴心伯

能源安全与中美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54

吴 磊 刘学军

专题文章

美国国会议员涉藏提案探析 /72

张 光 刁大明 于蔚云

美国国家利益观的演进 /97

潘亚玲

当代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与美国人权外交 /113

涂怡超

青年论坛

尼克松政府初期美国放宽对华经济管制的政策评析 /136

贺 平

走向贸易保护主义

——社会联盟与美国 19 世纪关税政策 /159

李 巍

学术评论

美国政治中的共识思想

——读《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182

贾 敏

民主的迷思

——读《从美国民主到法国革命——托克维尔及其著作》 /192 朱晓黎

学术交流

“美国的战略走向与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197

蔡翠红

加强国际政治类期刊学术规范建设倡议书 /214

特约文章

一种既成熟又复杂的关系

——纪念中美建交 30 周年^①

倪世雄^②

【内容提要】 中美关系经过 30 年的发展，已成为一种既成熟又复杂的极其重要的双边关系。目前中美关系处于建交以来的成熟时期。成熟伴随着复杂，复杂催生成熟。本文回顾了中美关系 30 年的历程，并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认为应树立四个观念：全局长远的战略观、求同存异的利益观、互利双赢的合作观、与时俱进的发展观。

【关键词】 中美关系，成熟性，复杂性，台湾问题

^① 本文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美国政治的理论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07FCZD025）成果。

^② 倪世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中美建交已 30 周年了。

30 年来，中美关系走过了一段不平坦不平凡的历程，留下了一种既成熟又复杂的发展轨迹。目前中美关系的状态是稳定的，而不是动荡的；主体是合作的，而不是对抗的；趋势是向前的，而不是后退的。中美之间这一既成熟又复杂的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说起中美关系的成熟性，这里还有一段插曲：1984 年 4 月，里根总统应李先念主席的邀请访问中国。4 月 16 日，里根在白宫接见中国记者时说，他这次访华是“美中友谊和关系成熟起来的标志”，双方仍存在一些分歧，但有更多互利的共同的东西。^① 4 月 24 日，他离开檀香山前往关岛途中说，他访华“标志着美中关系成熟”，美中关系将变得更好。^② 4 月 26 日里根抵达北京后，胡耀邦总书记和邓小平主任分别会见了他。邓小平快人快语地说：“中美关系前一段吵了一架，近来是好的。但说中美关系已进入‘成熟阶段’，这种判断不准确。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还是台湾问题，希望里根总统和美国政府认真考虑中国人民的感情。”

邓小平说的是实情，1984 年时，中美建交才 5 年，各方面的基础性工作才开始，两国关系还不牢固，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围绕着《与台湾关系法》和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中美有过两次较量。邓小平提到的“前一段吵了一架”就是说此事。

中美建交后还不到一个月，美国参众两院推出《与台湾关系法》，两院分别于 3 月 28 日和 29 日以 85:4 和 339:50 票予以通过。卡特于 4 月 10 日签署该法，使之成为美国一项专门法律而生效。很明显，这是违背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严重事件，对此我方明确反对。4 月 19 日，邓小平会见丘奇率领

^① 刘连弟、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要览》，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3 页。

^② 同上，第 155 页。

一种既成熟又复杂的关系——纪念中美建交 30 周年

的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代表团时，开门见山地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就是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基础受到了干扰，中国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问题就是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案的许多条款表示要保护台湾，说这是美国的利益，还要卖军火给台湾。一旦台湾有事，美国还要干预。因此，这个法案损害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① 4月 28 日，我国外交部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照会。

然而，美方仍我行我素，依据《与台湾关系法》不断制造麻烦，在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据美国国防部统计，1979 年和 1980 年，美售台武器分别为 5.44 亿美元和 5.268 亿美元。里根上台后，从 1981 年起，美售台武器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提高。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国政府多次声明，反对《与台湾关系法》，强烈要求美国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1981 年 6 月 14 日，邓小平对来访的美国国务卿黑格（Alexander Meigs Haig Jr.）说，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一个敏感问题。如果美国走得太远，中美关系就可能倒退，甚至会走进另一个极端，这样对美国丝毫没有好处。1982 年 5 月 5 日，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布什偕夫人访华。5 月 8 日，邓小平会见布什夫妇，他说：“希望通过你这次到北京来，能够把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些阴影云雾一扫而光。”^② 邓小平在会见结束时对布什说：“现在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时机已到，不应再耽搁了。”^③ 美驻华大使恒安石（Arthur William Hummel）向邓小平转交了里根的一封信，里根在信中表示美国不谋求一项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长期政策。随后，经过 10 个月的艰苦谈判，中美两国终于在 8 月 15 日达成协议，8 月 17 日发表了《联合公报》，即著名的《八·一七公报》。在公报中，双方重申建交公报确认的各项原则，在售台武器上，美国许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不超过中美建交以来几年的水准，今后逐步减少，经过一段时间直至最后停售。《八·一七公报》的发表，为解决中美建交时遗留下来的售台武器问题跨出重要的一步，取得了阶段性

^① 谢希德、倪世雄主编：《曲折的历程——中美建交 20 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 页。

^② 刘连弟、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第 80 页。

^③ 陈锋主编：《中美关系较量大写真》，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24 页。

进展。

其实，趋于成熟是一过程，从不成熟到成熟需正反面的磨炼。中美建交后10年的初步发展，虽还未使两国关系达到成熟，但却为两国关系打下了基础。没有这一最初的基础，中美关系能经受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引发的严重危机而不致分裂，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正是经历了三次重大危机的考验，中美关系才开始成熟起来。

第一场危机发生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以后。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的发生，对两国关系形成巨大的冲击。

在中美关系处于危急的时刻，邓小平同志以他特有的智慧、胆识和影响，亲自指导和帮助江泽民同志为首第三代领导人处理危机中的中美关系，使之化险为夷，出现转机。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他请尼克松转告布什：“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这是我讲的真话。”^① 12月9日，布什派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作为秘密特使访华。尽管已经宣布退休后不再代表党和国家会见客人，但是，为了帮助中美关系摆脱危机，邓小平还是决定第二天会见斯考克罗夫特。邓小平指出：“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② 邓小平与斯考克罗夫特的特殊会见是他最后一次会见美国客人，他发表的“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的谈话，对中美关系摆脱危机、得到改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但是，中美关系的修复过程是缓慢的，困难的。从最惠国待遇到人权，从贸易赤字到知识产权，从地区安全到核不扩散，从西藏问题到台湾问题，摩擦接连不断。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332页。

^② 同上，第354页。

一种既成熟又复杂的关系——纪念中美建交 30 周年

1989 年北京政治风波后，人权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是中美之间“不可谈判的问题”。1993 年 1 月 20 日，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入主白宫。5 月 28 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一项总统行政命令，坚持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1993 年 11 月，江泽民主席应邀参加在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首次会晤。江泽民主席提出，应以“认真、积极、向前看”的态度对待中美关系。中美首脑的西雅图会晤取得了重大成果，基本结束了 1989 年北京政治风波后中美关系的紧张和恶化，并打破了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僵局。先是“不可谈判”变成“可谈判”，后又从“挂钩”变为“脱钩”。1994 年 5 月 26 日，克林顿总统又签署一项总统行政命令，宣布人权问题和最惠国待遇脱钩。至此，经历了近五年折腾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问题终于画上了句号。当然，脱钩不等于解决，中美在人权、经贸、军售和台湾等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仍然存在。但是，从“挂钩”到“脱钩”无疑是一个进展，有助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上述人权危机周期刚刚过去，台湾问题就突显出来，1995 年发生了中美之间的第二场危机。继 1994 年 9 月美国政府提升对台关系之后，美国政府出尔反尔，从最初反对到后来同意给李登辉访美签证。李登辉于 1995 年 6 月上旬以所谓“私人身份”访问了美国，在康乃尔大学发表演说，宣扬“中华民国在台湾”、“主权在民”、“突破外交困境”云云。美国政府同意李登辉访美，严重违背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助长了台独势力，恶化了业已改善的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

10 月 24 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 50 周年特别纪念会议的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举行了正式会晤，这是 1993 年以来中美首脑的第三次正式会晤。由于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出现“大落”，这次会晤格外引起世界舆论的注目。在会晤时，两位领导人认为，1994 年 11 月 14 日雅加达会晤以来两国关系经历的困难和动荡不符合两国根本利益。近两个月来，两国之间进行的接触和磋商对中美关系的恢复有积极意义。江泽民主席重申，“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仍是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政策。他还强调指出，影响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是台湾问题。中国不希望看到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受到干扰的事件再次发生。克林顿总统表示，一个强大、稳定、

繁荣、开放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对中国孤立、对抗、遏制，都不是选择，同中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才是唯一的选择。美国重申依据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作出了“三不承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任何“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意图，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此外，还确定台湾领导人今后访美应遵循私人的、非官方的、很少的、个案处理的四点原则。

1996年，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积极的恢复迹象。11月份，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马尼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了自1993年西雅图会晤以来的第四次会晤。会晤的气氛是积极的、友好的和建设性的。两国首脑商定，将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进行互访。

中美两国元首1997年和1998年的成功互访，给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小高潮。然而，好景不长，1999年上半年，中美关系又遭遇了一次严重的危机。

1999年年初，美国出现针对中国的“核盗窃”谣言，并抛出影响中国安全利益的NMD（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这一切，理应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4月6日—14日，在中美关系出现局部“回潮”时，朱镕基总理按原计划访问美国，这是中国总理15年来首次访美，取得了积极成果，对稳定中美关系起了重要作用。然而，万万没有意料到的是，朱总理访美回国一个月不到，随着科索沃危机的升级和南斯拉夫战争爆发，5月8日我国驻南使馆被美国导弹击中，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就炸馆事件对美国表示极大愤慨和严厉谴责，并提出最强烈的抗议。5月8日和9日，中国爆发全国性声讨美国炸馆暴行的示威游行。

面临中美关系的这场突发危机，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第三代领导人根据小平同志关于中美关系的战略思路，沉着冷静、稳重地处置了这一场危机。当时，江泽民同志果断地提出“斗而不破”四字方针。“斗”就是和美国的霸权主义作坚决斗争，讲原则性；“不破”则是中美关系不能破裂，要千方百计地尽最大努力维护之。“斗而不破”的方针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结合，终于使中美关系再次逢凶化吉，化险为夷。紧张的中美关系逐步走出“炸馆事件”的阴影，得到缓解。

一种既成熟又复杂的关系——纪念中美建交 30 周年

9月11日，中美两国元首在参加新西兰奥克兰APEC会议期间举行了正式会晤。克林顿总统利用这次机会，第一次当面向江泽民主席就“炸馆事件”表示道歉，双方就中美关系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在不少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双方表示愿意共同努力使紧张的中美关系回到正常轨道上来。随即，中美恢复了关于中国人世的双边谈判，继9月下旬华盛顿谈判后，移师北京。11月9日至15日，经过六天日以继夜的艰苦谈判，终于取得双方满意的结果。石广生部长和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11月15日下午，江泽民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美国政府代表团，赞赏说，“有志者，事竟成”。双方今天终于签署了协议，取得了“双赢”结果。这一协议有利于促进中美经贸合作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①

1989年至1999年这十年间，中美关系可谓危机不断，多灾多难。但中美关系在克服困难，度过危机后又继续向前推进，而且变得成熟起来。

中美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经过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的交流交往交锋，特别是经历了90年代几场危机的严峻考验和曲折发展，中美关系正趋于成熟。那么，如何来看“趋于成熟”呢？第一，趋于成熟的中美关系是一种具有战略框架的关系。双方意识到两国关系的战略意义，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两国关系，以共同利益为基础，调整中美面对21世纪的战略定位和定向。第二，趋于成熟的中美关系是一种理性的关系。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重大的问题，如战略定位、经贸摩擦、人权分歧、台湾问题等，具有独特、复杂、敏感的特点，需双方理性地谨慎地加以处置。这里必须遵守三条原则：以理性的原则指导行动，进退有度；以求同存异的原则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缓解矛盾；以审慎的原则应对敏感问题和突发事件，冷静克制。第三，趋于成熟的中美关系是一种可管理的关系。处理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单靠理性审慎还不够，还需在实践中建立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和机制，甚至包括“信任构建措施”（CBM）的机制化。第四，趋于成熟的中美关系

^① 彭树杰：《江泽民主席会见美国政府代表团，高度赞赏中美双方代表团锲而不舍的工作精神和取得的成果》，《人民日报》1999年11月16日，第1版。

是一种合作的关系。事实证明，对抗则退，合作则进，合作是中美关系的生命线。中美关系中问题无穷尽，但合作仍是主流，两国经贸关系更是为中美关系奠定了基石。第五，趋于成熟的中美关系是一种稳定的关系。稳定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有利于亚太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美是否形成维持稳定的共同责任感是两国关系成熟的重要标志。

以上述的“战略”、“理性”、“可管理”、“合作”和“稳定”的要求来衡量，应该说，经过建交后20年的风风雨雨，中美关系已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进入新世纪后，中美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又有了新的发展，更趋成熟。

2000年美国大选，小布什总统入主白宫。最初，中美关系在战略定位和台湾问题上一度出现紧张态势。2001年4月1日又发生了撞机事件，“雪上加霜”。然而，同年的“9·11”事件却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新机遇，中美面临着新的共同威胁——国际恐怖主义，反恐合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催化中美关系的新调整。10月19日，在上海APEC会议前夕，江泽民主席和小布什总统正式会晤，之后一起会面记者。江泽民主席表示中国重视与美国的关系，愿与美方共同努力，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小布什总统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国愿意同中国一起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①“建设性合作关系”这七个字，说明中美关系作了新的定位和调整，双方表示在反恐斗争的新形势下，把中美关系朝着建设性合作关系的目标继续向前推进。

2002年2月21日至23日，小布什总统对中国进行了一次重要访问，这是他四个月内的第二次访华，而且亲自选定了2月21日出访，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的“破冰之旅”形成历史性的巧合。两国元首在充实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方面达成重要共识：（1）双方应进一步加强高层战略对话以及各级别、各部门之间的接触，增进了解和信任；（2）双方应加深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以造福于两国人民；（3）双方应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彼此间分歧，特别是台湾问题；（4）双方应当把中美关系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虑，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方面应经常

^① 吴迎春：《江泽民主席和布什总统共同会见记者》，《人民日报》2001年10月20日，第2版。

一种既成熟又复杂的关系——纪念中美建交 30 周年

沟通，加强合作。^①

10月22日到25日，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了他作为国家主席的最后一次访问。这次，他去了小布什总统的克劳福德农场。江泽民主席与小布什总统就台湾问题、朝核问题、经贸问题和其他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坦率、友好地交流了意见。江泽民主席回到北京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新世纪 新形势 新行动”的重要社论。正如这篇社论指出的：“中美关系的发展应该登高望远，面向未来。在承认世界多样化的基础，相互尊重，扩大共识，和平竞争，取长补短，努力实现共同进步。”^②

2002年，中美最高领导人的重要互访和会晤极大地推动了两国关系成熟发展的势头。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召开了十六大，顺利地实现了新老交替，产生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视中美关系。在中美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在原来的三个历史阶段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事实证明，中美关系目前处于建交以来的成熟时期，主要特点表现为“三个保持”：

(1) 高层保持密切接触。2003年12月初，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这是中国新的政府最高领导人首次访美，这次访问是一次非常及时、重要和成功的访问。继2000年11月20日在APEC智利会议期间胡锦涛主席与小布什总统会晤后，2005年中美元首又在不同场两会晤了五次，还多次通了热线电话，及时就双方关心的迫切问题和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2005年11月19日，小布什总统访华，这是他2001年就任美国总统后的第三次访问中国。两国领导人达成广泛而重要的共识，提出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目标和任务。胡锦涛主席2006年4月对美国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访问，他指出，中美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还是“建设性合作者”。2007年到2008年，中美高层接触势头不减，重头戏是几次中美元首会晤：2007年6月在德国海利根达的会谈，提出继续培育战略互信和拓展能源、环保和气候变化等新领

^① 《江泽民主席与布什总统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02年2月22日，第1版。

^② 《新世纪 新形势 新行动》，《人民日报》2002年10月30日，第1版。

域合作的任务；同年9月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会晤，胡主席称气氛“坦诚和友好”，小布什总统称他与胡锦涛主席的关系“温暖而诚挚”；^① 2008年7月在日本札幌的会谈，重申要牢牢把握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大方向；同年8月在北京的“奥运会晤”，胡主席高度赞扬了布对中美关系发展所作的重要贡献；同年11月在秘鲁利马的会晤，继G-20会议后他们再次表示中美携手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这些高层密切接触对推动中美关系良性互动和稳定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2) 外交保持战略对话。中美战略对话是中美建交以来首次举行的此类最高层的定期对话，于2005年8月1日在北京正式启动，先后已进行了6次。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进一步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共识。在国际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这一对话机制对两国发展健康稳定的建设性合作关系意义重大。

除了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之外，两国领导人还正式提出举行战略经济对话(SED)的建议。它是中美建交以来两国规格最高、影响最大的经贸交流机制，也是美国第一次在其国际经济关系中建立的合作机制。

SED自2006年12月14日启动以来，先后举行了5次。第五次SED于2008年12月5日在北京举行。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分别接见了双方代表。温总理指出，“这次对话在宏观经济与金融服务、能源和环保合作、贸易与投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国际经济合作等五个方面达成了40项成果，这再次表明建立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是富有远见的，也是卓有成效的。”胡主席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所以能够取得成果，一是因为坚持对话的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二是因为坚持互利互惠、合作共赢，三是因为坚持平等协商、务实推进。胡主席表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中国政府重视中美关系，愿同美方一道，以两国建交30周年为契机，牢牢把握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大方向，加强对话，增进互信，扩大合作，

^① 《胡锦涛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新华社悉尼（澳大利亚）中文电，《人民日报》2007年9月7日，第1版。

一种既成熟又复杂的关系——纪念中美建交 30 周年

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①

(3) 合作保持良好势头。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合作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过去的五六年是中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的重要阶段。2004 年 1 月 7 日，胡锦涛主席在接见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博士时强调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是在下降，而是在上升；中美合作的领域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接着，他提出了对美的新“十六字方针”：“加强沟通、增进了解、扩大共识、深化合作。”^②

从经贸到反恐，从军事关系到防止扩散，从能源到司法、从科技到教育、从文艺体育到疾病防治、从政府到民间，中美之间的合作由点到面，不断扩大和深化，两国合作保持良好势头。2005 年 11 月 20 日，在会见小布什总统时，胡锦涛主席进一步提出五点建议：(1) 保持两国高层交往的良好势头；(2) 共同开创中美经贸合作的新局面；(3) 加强两国在能源领域的互利合作；(4) 加强两国在反恐、防扩散、防控禽流感问题上的合作；(5) 扩大两国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这五点建议的提出，标志两国开拓了务实合作的新阶段。^③

2006 年 4 月 18 日至 21 日，胡锦涛主席访美，与布什总统共同提出两国合作关系的新目标，即全面推进建设性合作关系。几年来的实践表明，建设性合作关系是中美关系进一步成熟的表现。第一，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符合时代的潮流。上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进入和平、发展、合作的新时代，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成为世界主流潮流。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关系正经历着大调整、大变革，国际协调、交流、合作大势所趋，互利、共享、双赢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面临这样的机遇和挑战，中美建立建设性合作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

① 高洁、陈一鸣：《胡锦涛会见美国财政部长》，《人民日报》2008 年 12 月 6 日，第 1 版。

② 李诗佳：《胡锦涛会见美国客人》，《人民日报》2004 年 1 月 8 日，第 1 版。1992 年至 1994 年期间，江泽民主席在许多场合提出对美“十六字方针”：“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2004 年 1 月 7 日，胡锦涛主席提出的新“十六字方针”，是在新形势下我国对美方针政策与时俱进的生动体现。

③ 王莉、刘建生：《胡锦涛主席与布什总统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05 年 11 月 21 日，第 1 版。

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肩负着合作的重任，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公共卫生、环境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是时代的要求。第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是互利的。虽然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中美之间仍然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两国对维护亚太地区及世界和平与稳定所负有的重大责任并没有变；双方扩大经贸科技交往、造福本国人民的实际需要没有变；两国人民增进了解、发展友谊与合作的强烈愿望也没有变。不仅这三个“没有变”，而且都有加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经贸关系基本实现了合作双赢，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中美建交 30 年来，双边贸易额从 1979 年的 24.5 亿美元，增长到 2007 年的 3020 亿美元。2007 年，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国。^① 第三，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是互补的。特别是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中国拥有广大的市场和发展需求，美国拥有较强的物质基础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两国之间有着很强的互补性。这些年来，中美关系发展较快，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两国之间已初步形成相当程度的“战略相互依存”格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补性编织了两国的依存性。第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念和认知，其原则是：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其途径是加强对话和交流，增进理解和互信，扩大共识和合作；其主要形式是，长期性的安全合作、稳定性的区域合作、突发性的事件合作、互利性的经贸合作和广泛性的全球合作。

2008 年 12 月 15 日，第六次中美战略对话在华盛顿举行。时值中美建交 30 周年前夕，因而这次对话的成果具有特别的意义。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对话中，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用“五个更加”对中美关系 30 年来的发展作了积极的全面的评价：“中美关系战略定位更加清晰，全球意义更加突出，两国对话渠道更加畅通，互利合作更加广泛，中美友好的社会基础更加坚实。”^② 这“五个更加”也同时非常确切地表明，中美关系目前已进入成熟的阶段。

^① 上海浦东美国经济研究中心编：《美中经贸关系》，2006 年 4 月；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 2008 年春节在马里兰大学的演讲。

^② 李学江、马小：《中美举行第六次战略对话》，《人民日报》2008 年 12 月 17 日，第 3 版。

一种既成熟又复杂的关系——纪念中美建交 30 周年

二

在回顾中美关系 30 年来的发展和看到两国关系日趋成熟的同时，我们不应忽视中美关系经历的曲折和面临的难题，而应正视两国关系日趋复杂的变化。成熟和复杂并存，是当前中美关系的基本特点；总体稳定、局部困难，是当前中美关系的真实写照。中美两国应积极地妥善地处理在人权、经贸、台湾、西藏以及一些地区与全球问题（如朝核、伊核、能源、环境等）上的分歧和摩擦，以合作消除冲突，以对话代替对抗，不断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向前发展。

最近几年，美国方面频繁地强调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2004 年 10 月 25 日，布什总统指出，中美关系错综复杂，无法用一个词简单形容。他重复说，“美国和中国的关系非常复杂。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美国人应该把两国关系看作是复杂的双边关系。”^①

美国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说：“中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复杂的。”^②

2005 年 11 月 9 日，布什总统接受香港凤凰台采访时说，中美关系非常重要，这是很复杂的关系，我们一起做了许多有益的事，但有很多领域，我们未必完全一致。^③

2006 年 1 月 23 日，布什总统在堪萨斯大学发表演讲时三次提到美中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关系。他还说，美中之间观点不尽一致，这是一种我们花许多时间去思考的复杂关系。

2007 年 8 月 30 日，在赴澳大利亚参加 APEC 会议前夕，布什总统又就美中关系的复杂性发表高论。他说，很难用一句话来界定美中关系，“复杂”或许是一个最好的表述。他称与胡锦涛主席的关系温暖而诚挚，但美中关系

^① 布什总统 2005 年 5 月 31 日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布什说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参考消息》2005 年 6 月 2 日，第 8 版。

^② 约耳·布林克利：《赖斯提醒中国需作经济改革》，《纽约时报》2005 年 8 月 19 日。

^③ 《布什：中美建立良好工作关系非常重要》，《参考消息》2005 年 11 月 10 日，第 8 版。